



2001 年全球化的测度

(原载于外交政策 2001 年一/二月号*)

译者：刘德喜 于兴卫

当今世界谁都在谈论全球化，但却没有一个人尝试去测度它的具体范围……至少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外交政策》杂志 A. T. 科尔尼的全球化指标体系剖析了世界范围内推动思想、民族和经济一体化的各种因素。哪些国家全球化的程度最高？它们有更多的不平等吗？或者有更多的腐败吗？

英国物理学家洛德·卡尔文曾经认为：“当你能测度你正在谈论的事物并且能用数字来表达时，那么，你就在某种程度上理解了它。当你不能测度它，而且不能用数字表达它时，你的知识就属于一种贫乏的和不能令人满意的那一类知识。”

“不能令人满意”这个词最适用于描述今天关于全球化的争论。无论在经济、政治、文化，还是在环境方面，人们似乎看法一致，即认为全球化就是远距离间相互依赖程度的逐步增加。但却没人承担这样的任务，即试图实际测定这种远距离相互依赖的程度。例如：我们怎样确定一个国家在多大程度上融入全球经济？我们怎样说明全球化正在迅速推进，而不是步履维艰？我们怎样准确知道互联网已经遍布于全世界的状况？

像洛德·卡尔文试图去探索物理世界一样，全球化的概念由于太过宽泛，所以用今天仍然存在局限的统计方法还不能准确把握这个概念。但同样的困难却没有能阻止物理学家们用更精确的方法去努力测度支撑宇宙的力量。因此，这样的困难也不应当阻止人们更深一步了解全球化及其对当代世界的影响。如果没有一些用数量表示全球化程度的方法，任何意义上的对全球化影响的评估都是难以理解的。

鉴于上述困难，我们提出《外交政策》杂志 A. T. 科尔尼的全球化指标体系。它提供了一个理解世界范围的 50 个发达国家和主要新兴市场中全球化发展的一个综合标准。全球化指标“反向分析”全球化并将全球化分成它的最重要的相关组成部分。它以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为基础，用国际旅行、国际电话、跨境汇款和其他跨国流动因素组成的综合数据

*本文版权为 A. T. 科尔尼公司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所有。A. T. 科尔尼是科尔尼公司已注册的服务标识。《外交政策》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所有的注册商标。

来量化个人跨国联系的程度。它用图表来描绘国际互联网。这种图表不仅统计了日益增长的互联网用户的数字，而且包括了那些用来联系、寻找信息和进行商业活动的互联网主机和安全服务器的数字。

全球化的指标还测度经济一体化。它通过调查国际贸易在每个国家经济中不断变化的份额来记录商品和服务的流动，它还通过国内价格和国际价格的汇聚来测定国家边界渗透的程度。这个指标也用图表显示国内外直接投资和有色证券资本的流量，还有收入支付和票据来记录货币的流动。

假如全球化的指标包括了前所未有领域内的各种因素，我们认为它是一个理解形成今日世界各种因素的惟一和强有力的工具。而且今年全球化指标统计的结果证明是让人吃惊的。许多支持和批评全球化的传统观点由于缺乏确切数据（从全球一体化的速度、规模和“数字差距”的特点到全球化对收入不平等、民主化和腐败的影响）而难以成立。

《外交政策》杂志 A. T. 科尔尼的全球化指标体系也许不能解决全球化是否利大于弊的问题，但这个指标却为一个主要依赖于多个证据而不是经验事物的争论提供一个客观起点。

全球化的领导者

近年来，全球一体化的程度有了显著提高。国际旅客和游客的数字已经由 1980 年日均一百万人增加到现在的平均每天近三百万人。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数据显示，外国直接投资在 1999 年上升到 27%，达到历史最高的 8650 亿美元，而跨国流动的短期和长期资金的总量在 1995 年到 1999 年间翻了一番还多。由于国际电话价格的下降和跨国活动的增加，国际电话的转接量在 2000 年第一次达到 1000 亿分钟。估计在线人口现在有 2.5 亿以上而且还在增加，更多的人在更远距离上比以前有了直接的交流机会。

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便利了交流，而且在各方面推动了全球化。一些国家害怕互联网是推行美国文化霸权的工具。另一些国家则从摩洛哥体育迷支持他们喜爱的加拿大冰球队到反全球化的示威者游行反对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事实出发，认为互联网是建立全球文化的催化剂。无论从塞尔维亚前民主活动人士将持不同政见的广播搬到了互联网上看，还是从车臣叛乱者维持他们的在线新闻服务看，互联网都是前所未有的向全球观众传播思想的途径。

信息技术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全面影响是不容易测度的，但是，测量它在经济领域的影响却是可能的。信息技术使各国维持与其他国家更深层次的一体化成为可能。任何地方都不比金融市场能提供更多的证据，它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推动全世界每天有 15000 千亿美元的资金流动。以美国为例，仅债券和股票的跨国流量就比 1974 年高出了 54 倍。这种流量在日本增加了 55 倍，德国增加了 60 倍。

第一眼就能看出，这些发展趋向使那些流行的看法得到了证明，即全球化正迅速建立一个世界，正如前花旗银行主席沃尔特·威斯顿所指出，这个世界将“在单一的电子市场中以

光的运动速度联系在一起”。但是更密切的观察显示，全球一体化现在的增长并不比以前更为迅速，它的速度甚至在放慢。

为什么全球化在技术一体化标志——互联网主机、在线用户和安全服务器的数字——持续爆炸性增长时的发展依然缓慢？大量发达和发展中市场的数据显示，全球经济一体化已经降到了爬行的地步。50个国家贸易总量的下降及其调查表明，其发展速度下降的非常严重。其主要的根源是20世纪从90年代后期东南亚、拉美和俄罗斯蔓延开来的一系列的金融危机。1999年以来，有价证券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强劲增长开始阻止这种回落势头，而且世界贸易的总值也已经回升。结果我们却看到了这样的情况，甚至在科技全球化持续跳跃式增长时经济全球化依旧减速（见图表：全球化在减速吗？）。

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积极地追求与外部世界的一体化。最全球化的国家往往是小国，因为它们开放政策允许本国不能生产的货物、服务和资本的进入。从一些例子看，地理位置在维持一体化市场方面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如荷兰就从它位于莱茵河口的位臵（与其他众多因素一起）中受益，因为莱茵河沿岸的国家几乎占到了荷兰贸易总额的3/4。其他一些国家如瑞典和瑞士，相对小的国内市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能够产生和创造有世界竞争力的全球性公司。还有许多其他因素有利于其它小国的全球化。例如奥地利从大量的旅游和游客那儿受益，而大量来自海外的汇款则推动爱尔兰与外部世界的一体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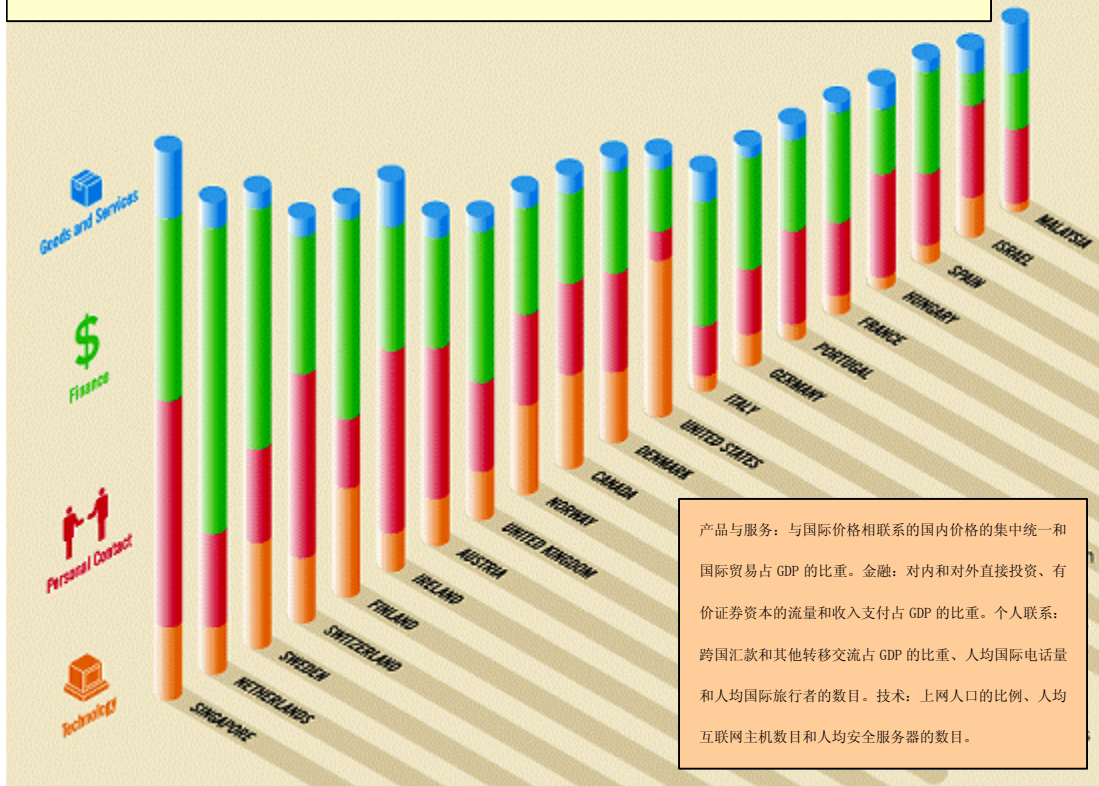
新加坡显然是世界上最全球化的国家（见图表：全球化前 20 名）。这个国家在有关人的跨国联系方面把最接近的竞争对手也远远抛在后面，其人均年国际电话使用时间达到 390 分钟。新加坡也拥有稳定的国际旅行的客源，相当于其人口的 3 倍。相比之下，美国只达到新加坡拥有的国际游客和旅行者水平的 1/6，而其声称的国际电话打出量比新加坡的 1/4 还少。

近年来，新加坡努力维持高水平的贸易、外国投资和有色证券投资，这使它得以保持在全球化中的领先地位。自从金融危机毁掉这个地区的经济成就以来，亚洲模式受到了部分批评。但新加坡在国家工业私有化方面仍进展缓慢，它在争取签署地区自由贸易协定的努力也没有成功，而且它对互联网的严格控制也减缓他与其它国家一体化的进程。

另一个全球化指标排名靠前的国家是荷兰。但这里所说的主要是经济方面。仅仅在短短的几年内，荷兰在其他国家的大量投资和外国对荷兰本国经济的参与，就增长到很少其他国家希望和能够维持的水平。由于取消控制和增强劳动力流动的积极改革的推动，外国投资从 1995 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8% 增加到 1998 年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19% 还多。同样，有色证券投资从只有 5% 增加到现在占 30% 以上，是同期世界的最高水平，超过法国和德国两倍，超过英国 5 倍。

全球化前 20 名

新加坡在全球化指标中排在最全球化国家的首位，这主要是由于其发达的贸易水平、大量的国际电话通信和稳定的国际旅游流量。欧洲国家占据了五个最全球化国家排名的其余位置。尽管可以用各种技术手段来测定高水平的一体化程度，但从经济角度来看，美国的一体化水平却是比较低的，因而使它在全球化指标中的排名只占第 12 位。



随着瑞典、芬兰与世界其他地区一起，乘着互联网发展的浪潮在一体化的过程中受益，当前全球化的排名也许正处于发展之中。新加坡可能在未来几年内从领先行列中滑落，因为那些有着较好的条件从全球信息技术中受益的国家，或者那些积极推进改革以吸引外国贸易和投资的国家，与其邻国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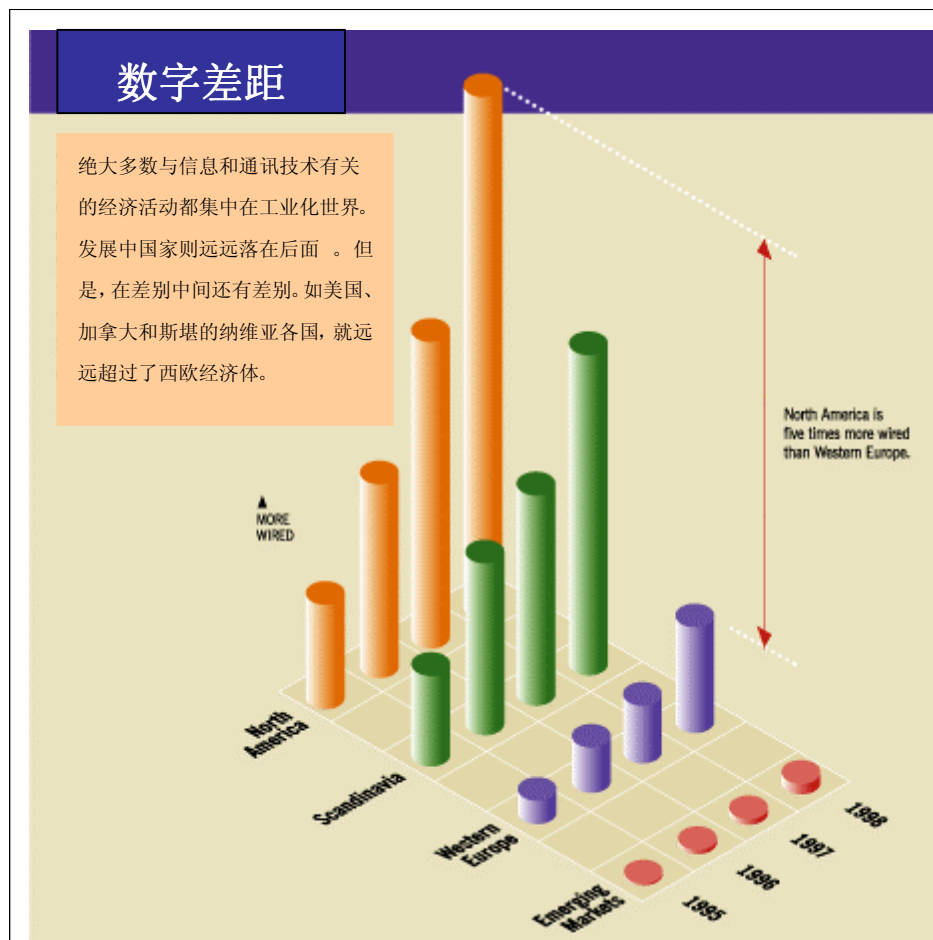
尽管在少数领先国家中有着扩大开放的征兆，但其他国家仍旧停留在较低的一体化水平上，而且没有马上发生变化的迹象。这样就有理由认为，那些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正在进一步与大多数国家拉开了距离。

数字鸿沟

不是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平等参与了向新的全球经济的转变之中。像下面图表显示的那样，发达国家和正在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之间的数字差距现在更像一道数字鸿沟。在许多相

关的标准方面，如从互联网使用者的扩大到互联网主机数目的增加，绝大多数与信息 and 通讯技术有关的经济活动都集中在工业化世界。

但是在工业化国家中，也存在着另一种数字差距。互联网在美国已经深入发展，其邻居加拿大也不落后。这两个国家中，1998 年就有超过 25% 的人享受互联网接入服务。最近估计，这个数字达到了 40% 以上。也许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和加拿大在适用于电子商务的安全服务器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这意味着，他们发达的互联网络既能更有效地促进商务活动，又能扩展个人之间的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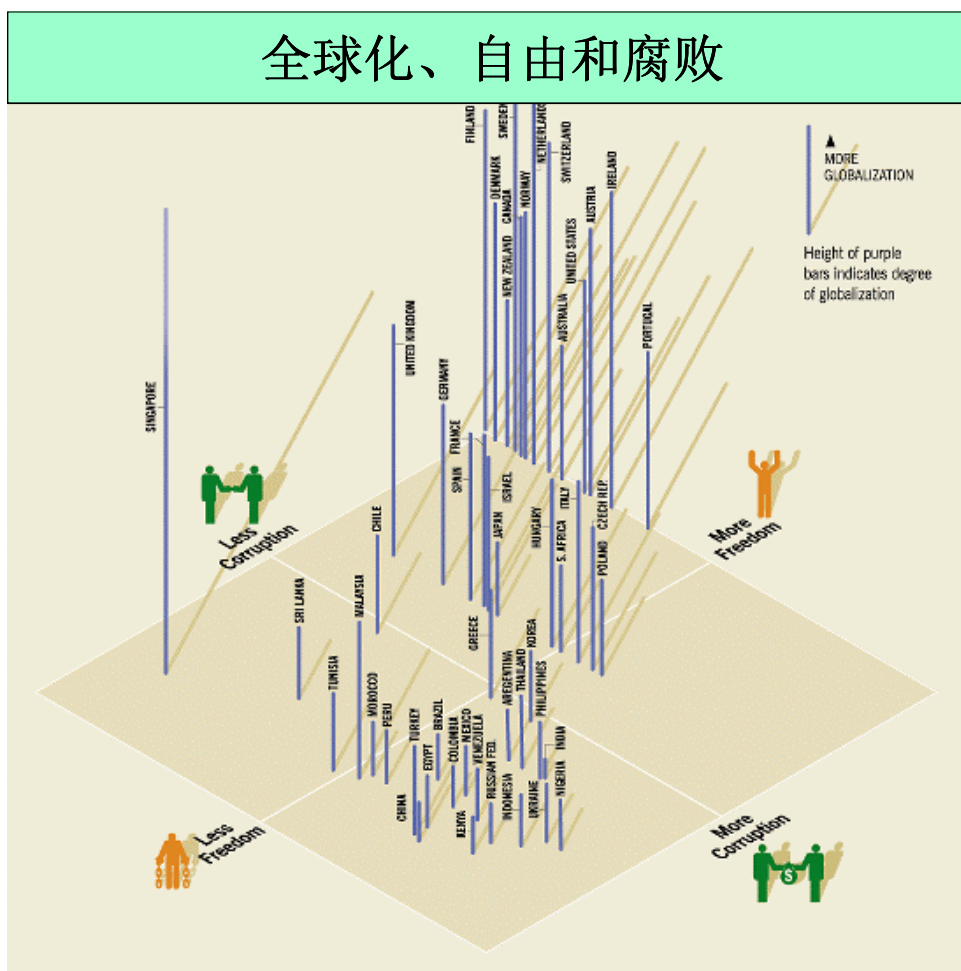


除了美国和加拿大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也名列在互联网最发达的国家当中。1998 年，瑞典上网人数占其总人口的 39%，最近的调查显示已上升到 44%。芬兰和挪威在互联网主机方面发展上领先，在这两个国家中，每千个居民就拥有超过 70 个服务器与国际互联网直接连接。

的确，如果在世界上寻找典型来说明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这个地区就是斯堪的纳维亚，那儿的瑞典、芬兰和挪威，已经从其传统的机电和制造业转向发展信息技术，同时还进一步向贸易和资本流动开放它们的国家。

斯堪的纳维亚的技术起飞并非令人感到惊奇。上个世纪，瑞典就是第一批意识到电话真正潜力的国家之一。在那些人口稀少的地区，电话提供了一种缩短遥远距离的手段。30年前，瑞典的主要技术公司爱立信，就是移动电话的首创者之一。最近10年，这个国家在互联网技术曲折发展方面也遥遥领先。斯德哥尔摩是世界上网络最发达的城市，它有近60%的人口上网。

同样，其邻国芬兰也显示了在互联网方面领先变革的可能性。1995年，芬兰在互联网接入服务上领先所有其他国家。信息技术使芬兰公司能够应对其出口市场和劳动力之间的差异所带来的竞争压力。最近的研究表明，芬兰目前有1/4以上的对外出口是在欧洲以外的国家，而在1990年，这一比例还不到1/5。芬兰30家最大的公司中有近一半的员工在海外工作，而在1983年只有15%。尽管其他国家在互联网渗透水平上曾经领先，但芬兰由于经历了贸易和投资水平的上升而达到了全球化指标排名的第五位，比前几年的位置要靠前得多。芬兰另一个成功的标志，是其全球电信巨人诺基亚的市场价值比芬兰的国内生产总值还要高。



“自由议会”（Freedom House），美国的一个非党派组织，每年都在全世界范围内为各国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评定等级。在“自由议会”评定的等级和《外交政策》杂志 A. T.

科尔尼的全球化指标体系中间有着明显的联系。全球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如荷兰和芬兰），倾向于有更多的公民自由和政治权利，而那些全球化程度较低的国家，在这些领域中却有着不良的记录。也有一些重要的例外：如新加坡，是世界上经济全球化程度最好的国家，但它在“自由议会”指标体系中的排位并不理想，只能与其他处于同样发展水平的国家进行比较。

如果说新加坡政府官员有点独裁，至少他们还是诚实的。正如国际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所测度，全球化指标中的国家排位与可观察到的腐败程度之间的密切联系，显示出全球化与廉洁政府之间的明确关系。的确，投资者认为，新加坡、芬兰和瑞典等全球化水平较高的国家的政府官员和政党很少有腐败的现象，但在印度尼西亚和尼日利亚等更多封闭的国家中却是另一种现象。

瑞典、芬兰和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能够用它们传统的低效能的管理体制和税收体制推动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事实，提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矛盾，它使人难以理解高水平的管理体制如何推进全球化的传统假设。但是，那些没有取得技术起飞成就的地区，其相对高控制的情况如何？不对欧洲大陆进行进一步观察就不会发现无助于商业一体化气候的不良后果。的确，欧洲地区的多数国家由于在互联网发展中排名较低，因而处于 20 个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国家的底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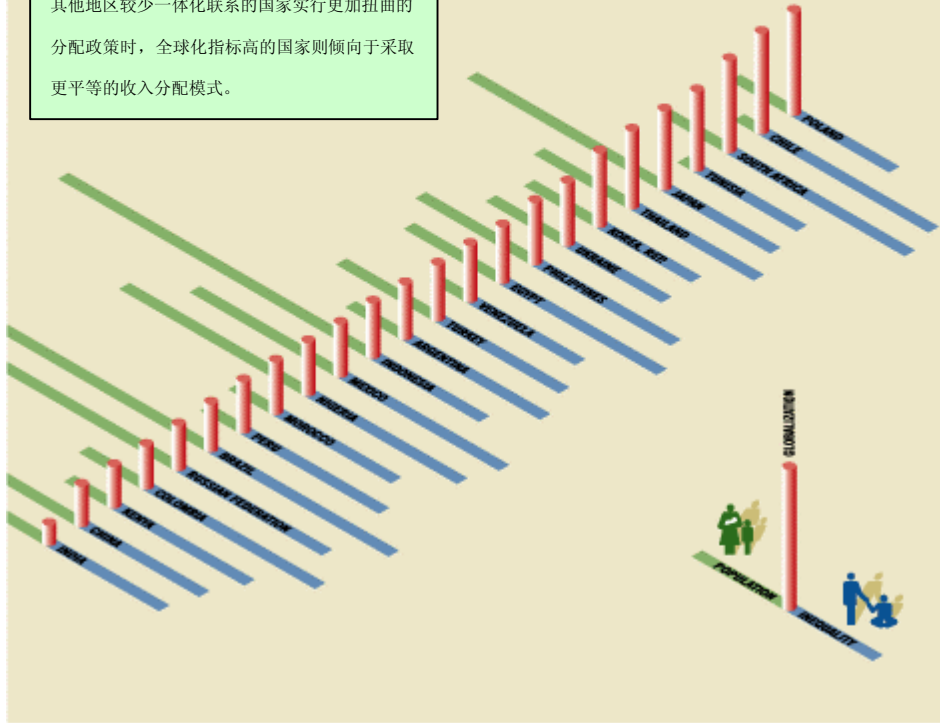
关于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尤其是互联网的接入和使用上的差距，已经引发了一场有关全球数字差距的世界性的争论。然而，与其说这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分歧，不如说他是北美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较所反映出的巨大技术进步。这两个地区一起，站在数字鸿沟的一方，很显然已把世界多数地区抛在了后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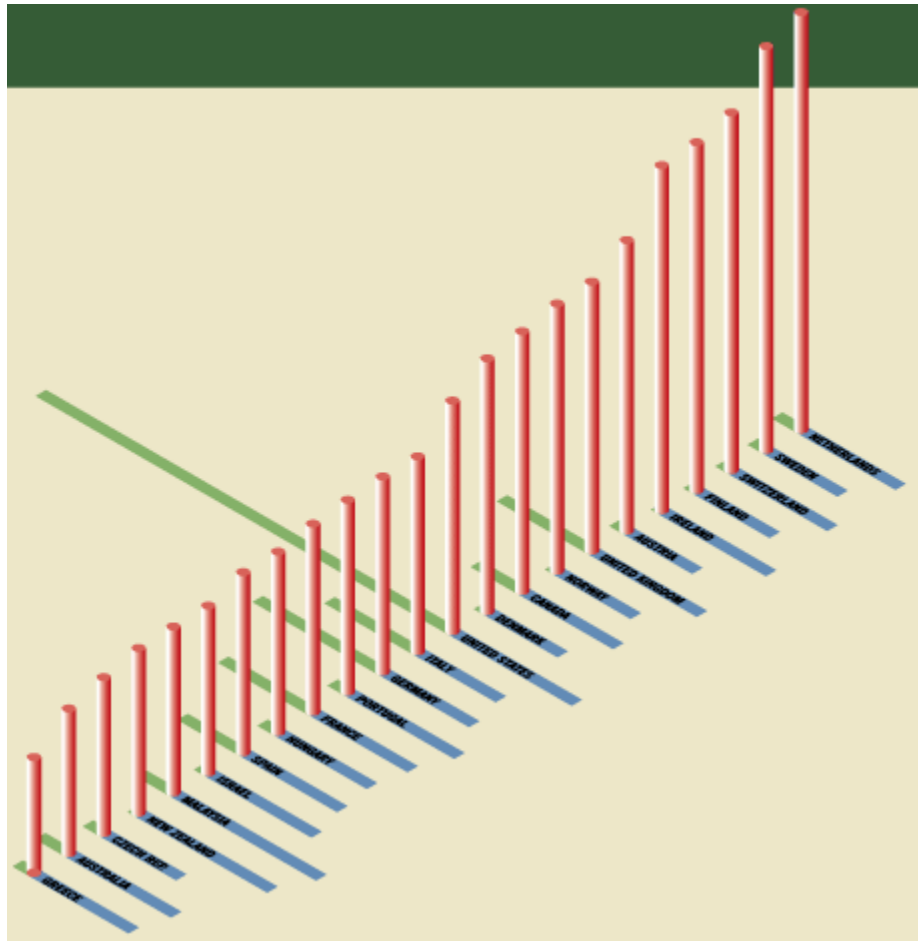
发展中国家如果要跨越“数字鸿沟”，就需要做最基础的工作。但发展中国家在决定怎样使用其有限的资源问题上面临窘境。马来西亚提供了一个可以参照但有悖常理的例子。为吸引投资和发展他自己的高技术能力，马来西亚在他的多媒体超级走廊上耗费了 36 亿多美元。与此同时，其超过 70% 的国立小学却缺乏计算机设施，而且近 10% 的地区缺乏起码的水电供应。结果是，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基础设施却没有足够的人力资源的支持。

对其他国家而言，互联网的发展如果没有对基础设施的更多关注就难以起步。作为最繁荣的新兴市场国家之一，智利的 57% 的固定电话线路和 58% 的移动电话用户在大城市，从而使这个国家大部分地区无法接入互联网。由于电信不发达，非洲大陆的多数地区没有可用的互联网接入服务。例如，民主刚果仍然没有同互联网的直接连接，非洲的大多数国家积极的互联网使用者加起来可能也不超过几百人。

全球化与不平等

全球化程度较高的社会也有较多的不平等吗？这也不是必然的。还有一些例外，即当那些与世界其他地区较少一体化联系的国家实行更加扭曲的分配政策时，全球化指标高的国家则倾向于采取更平等的收入分配模式。





*不平等的数据不完全适用于所有被调查的国家。

比其他地区更多的平等

反全球化的批评常常声称全球化加剧了收入的不平等。这种指责简单讲是正确的，但他忽略了许多其他重要的因素。在一个经济体中，收入差距的水平可能更多的是与历史、经济增长、物价、工资控制和教育政策等因素有关，而与全球化或贸易自由化无关。

此外，实践说明了关于收入差距和全球化问题的不同情况（见图表：全球化、自由与腐败和图表：全球化与不平等）。高度全球化的新兴市场国家（如波兰、以色列、捷克和匈牙利）比全球化指标排名靠后的新兴市场国家（如俄罗斯、中国和阿根廷）在收入分配上显示出更多的平等。这儿也有一些例外，如马来西亚比波兰更加全球化，但收入分配却更加不平等。但是，大多数国家都适用于一般模式，即全球化程度越高，其收入也更平等，无论成熟的经济体还是新兴市场均如此。

以上发现将在世界上重新引起争论，不管这些国家是因为全球化而导致的贫困和不平等，还是因为它们还没有足够的全球化。而且，要努力重新改变全球的不平等状况，必须有这样的认识，即许多实行被扭曲的收入分配方式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巴西和尼日利亚，还有大量人

口。在那里，只是强调使广大群众脱离贫穷的困难。

全球化的扫描

单个分析贸易、外国直接投资、国际电话、互联网服务器等，其中的每一个数据都是精确的，但这并不够，因为全球化的测度是相互依赖的。正如一个计算机辅助测试扫描创造的人类解剖三维图像是由一系列两维图像组成的一样，《外交政策》杂志 A. T. 科尔尼的全球化指标体系，通过分析其各个组成部分，为全球一体化提供了一种全面的观察视角。

当然，也有对试图在国与国相互联系的基础上测度全球化的嘲弄。甚至那些一体化程度最低的国家，也正在被超出它们自己所能控制的新的力量（如全球变暖、传染病的传播和跨国犯罪的增加等）相互吸引在一起。全球化意义最深远的某些方面，如文明和思想的传播却不能轻易实行量化。这种或那种挑战表明，特别需要对促进全球一体化的力量进行更加严密的检测，更不用说进一步改进用来测度全球化的工具了。■